

吳^{十三}
南唐^一
五

十國
魯
魏^三

吳王夫差

十國春秋

十國春秋卷第十三

仁和吳任臣志伊氏撰

鄴城牛 與潛子氏閱

昭文周

昂少霞

重刊校

吳十三

列傳

田頽安仁義

朱延壽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安仁義者沙陀之叛將也頽粗通書傳沉果有大志與太祖生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稍稍遷軍將太祖據廬州頽從之謀畧爲多攻

趙鏐于宣州。鏐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船追之。鏐驚遽見禽。太祖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會仁義從秦宗衡寇淮南。孫儒旣殺宗衡。仁義來奔太祖。太祖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交相得也。共攻常州。鹵刺史杜稜居無何。儒畧地南來。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太祖怒奪其兵。或諫太祖曰。強敵傳壘。不用頽非計也。太祖乃復將頽。儒畏仁義名。陽貽書通好。以疑太祖。太祖待仁義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二人。功禽儒。乃遂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頽爲宣州留後。已而授頽寧國軍。

節度使累遷檢校太保中書門下平章事除仁義團練
使至檢校太保顏已平馮宏鐸至揚州謝太祖左右
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顏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
爲巡屬不許顏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
兩浙將徐綰叛越王錢鏐入杭州逐綰綰屯靈隱山迎
顏顏遣客何饒一作饒詣鏐曰王宜退保會稽無爲虛屠

士衆也鏐曰軍中小叛常然公爲人長奈何助逆邪顏
攻北門鏐登城與語射中麾下顏築壘絕往來道鏐患
之出金幣十輦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
擊奪其地顏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浙將所却

圍益急，鏐于是遣其子傅錄求昏于太祖，且告之曰：「願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召還，願太祖使人謂願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願不從。浙人輸錢二百萬緡犒軍，又請以王子傅瓘出質。願乃與綰引兵還，然內怨太祖與浙人，因移書太祖曰：「侯王守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願公上天子常賦，願請悉儲特單車以從。太祖答曰：「貢賦由汴而達，適足資敵。」爾于是願絕太祖大募兵，昇州刺史李神福爲太祖言：「願必叛，宜早爲計。」太祖不可。願遣使通好于梁王朱全

忠全忠喜屯宿州。須變。頽有良將康儒者。與頽議多不
合。太祖特授儒廬州刺史。以間之。頽以儒爲貳于已族。
其家儒曰。田公亡無日矣。天復三年八月。頽遂與仁義
同舉兵反。頽攻昇州。劫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
存攻鄂州。太祖召之討頽。頽遣其將王壇等逆之。又遣
李臯遺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土。而王神福
斬臯謝絕之。遂敗壇兵于吉陽。頽乃自將來戰。神福瀕
水堅壁不戰。請太祖以兵塞頽走道。時仁義焚東塘。以
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仁義知其有備。遂引軍却。
而伏兵發。轉戰至夾岡。仁義立三幟。解甲而息。追兵莫

敢嚮仁義復入潤州太祖潛令王茂章李德誠等圍之
軍中推朱瑾梁米志誠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
負曰志誠之弓不當瑾梁之一瑾梁之十不當仁義弓
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外軍畏之不
敢近太祖亦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
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猶豫未決先是太祖得神福
櫓趣臺濛泣語曰人常告頽必反我不忍負人頽果負
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一戰于
廣德再戰于黃池三戰于宣州城下橋陷頽爲濛所殺
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以頽首乃潰蓋是年十一月也

仁義守潤州百端攻之不下茂章乘其怠穴地而入仁
義以家屬保城樓兵不敢登召德誠曰汝可以委命曰
以愛妾贈之乃抵弓矢就縛斬于廣陵蓋後頽死一年
云始頽以傳瓘歸戰不勝輒欲殺之賴頽母殷氏及頽
婦弟郭從師護免及城下之戰頽曰今日不勝必殺錢
郎已而頽死不及禍頽傳首揚州太祖泣下以庶人禮
葬之赦其母并葬康儒頽居恒畜死士數百人號曰爪
牙都所向無前得其死力又善爲治通利商賈民愛之
尤善遇士以是杜荀鶴等多爲之用頽將作亂時向暮
有鳥色如雉而大尾有火光如散星狀自外飛入止戟

門不見翼日府中大火曹局皆盡惟甲兵存焉頌資之以起事仁義初欲降其子固以爲不可乃止至是子亦斬揚州市

朱延壽舒城人事太祖破秦彥畢師鐸趙鏗孫儒功居多太祖欲以寬恕結人心而延壽敢殺時揚州多盜捕得者太祖輒賜所盜物遣之戒曰勿使延壽知也已而陰許延壽殺之初壽州刺史高彥溫舉州降于汴太祖襲之諸將憚城堅不可拔延壽一鼓而拔其城卽表爲淮南節度副使汴兵猶屯壽春延壽以新軍出每旗五位爲列命黑雲都隊長李厚將十旗擊西偏不勝將斬

之已又益王旗殊死戰汴兵引去於是取黃蘄光三州
以功遷壽州團練使唐昭宗在鳳翔詔延壽圍蔡以分
汴人之勢擢奉國軍節度使汴兵每至延壽境延壽開
門不設備而不敢逼延壽用法嚴常以寡鬪衆不勝反
者必盡戮之一日與汴人戰遣二百人持大劍斫陳有
一人應留者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焉田頔之叛遣使
詣延壽布腹心延壽陰約曰公有所爲我願執鞭頔與
安仁義及延壽既謀絕太祖太祖心疑之而未有以發
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常
行故觸柱而仆太祖夫人朱氏延壽姊也掖之太祖泣

及字原本同疑是反字

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三舅代我無憂矣遣辨士趣召之延壽疑不肯赴朱夫人遣婢報之故延壽疾走揚州至則太祖迎之寢門刺殺之黜朱夫人先是延壽於浴室中窺見牖外二人青面朱髮執公牒二函一人曰我受命來取一人曰我亦受命來取俄而不見是年遂被殺

張顥

張顥蔡人也初以驍勇事秦宗權已而從孫儒儒敗又歸太祖太祖厚遇之使將兵戍廬州蔡儔叛顥更爲之用及太祖攻廬州圍急顥又踰城來降太祖復置之親

軍署爲左牙指揮使烈祖嗣位以顥與徐溫專政心頗不平顥與溫不自安共謀弑烈祖而顥以左牙兵行遂詐稱烈祖暴薨已而顥欲自立嚴可求以計止之顥氣沮事具烈祖本紀中未幾溫令鍾泰章除顥顥伏誅并及其黨

徐溫

子知訓知詢知誨知諫

徐溫字敦美海州朐山人也沉毅寡言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人目之曰徐瞋會唐末大亂以販鹽爲盜太祖起合肥隸部下時太祖勁兵數萬號其軍爲黑雲長劍所與舉事者劉威陶雅之徒稱三十六英雄惟溫未

常有戰功太祖之入宣州也諸將爭取金帛溫獨據米
困爲粥以食饑者太祖已心異之及太祖欲殺朱延壽
等溫稍稍以計進事成遷右牙指揮使始預謀議太祖
病出長子渥爲宣州觀察使卽烈祖也溫私致慇懃烈
祖涕泣謝溫而行太祖病甚平生舊將皆以戰守在外
而溫居帳下遂預立嗣之功初烈祖鎮宣州命指揮使
朱思勅范思從陳璘將親兵三千及入立惡溫與張顥
典牙兵召思勅等以白衛而溫顥忌之陽使三將從擊
江西誣以謀叛誅焉烈祖內不平一日溫與顥驟擁牙
兵露刃入庭中數烈祖所親信十餘人罪曳下斬之烈

祖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顥不自安共遣羣盜縊烈祖于寢室久之溫與顥復有隙使鍾泰章殺顥高祖時溫遂專政乃自以淮南行軍副使領昇州刺史留廣陵而以假子知誥爲昇州防遏使治舟師于金陵大將李遇怒溫跋扈出嫚言溫使柴再用族遇于宣州太祖舊將人人皆自疑溫因僞下之恭謹如見太祖諸將乃安天祐八年溫領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吳越裨將曹筠往奔溫間遣人語筠曰吾用汝爲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赦筠妻子不誅厚遇之是秋吳越攻常州溫戰于無錫筠感前言奔

歸遂敗吳越兵十二年高祖封溫齊國公兼侍中充水
陸馬步諸軍都指揮使兩浙都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
昇潤常宣歙池六州爲巡屬溫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
四年徙治之以子知訓輔政於廣陵而大事溫遙決之
知訓爲朱瑾所殺知誥自潤州先入遂得政十六年溫
請高祖稱皇帝不許又請卽吳國王位乃許遂建國改
元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諸道都統鎮海寧國
等軍節度使守大尉兼中書令進爵東海郡王高祖旣
薨溫越次立睿帝順義十年溫又請睿帝卽皇帝位未
許而溫病死年六十六追封齊王諡曰忠武天祚三年

齊王知誥尊爲太祖武王及受禪諡武皇帝已而南唐復李姓廟號義祖名其墳曰定陵溫日不知書使人讀獄訟之詞而決之皆中情理尤喜爲智詐殘狠然雅善用人頗得國人之心先是劉威爲左右所譖溫幾欲討之威詣溫布心腹卽遣之還鎮不疑劉信以說客降譚全播溫陽怒以激之而虔州頓平其能御將士多此類也又絕有器度常自迎鑾鎮還至百家灣暴風起舟人相顧失色溫乃徐袒裼以帛繫養孫景通之首顧謂妾御曰吾善游倘溺不暇相救幸保此子言訖風浪漸息溫居恒好服白袍子知誥每遇溫誕生日必以獻會坐